

首獎作品

幻身

作者 錢映真

傍晚公園的鐵鑄長椅上，思綺掏出了牛仔褲口袋中使用多年的按鍵式傳統手機，和時下人手一機的智慧型手機比起來，那晦暗的螢幕顯得相當迷你。

「我搬到高雄了。」她慢條斯理打了這句話，沒有選擇發送訊息的對象，就讓螢幕停留在編輯狀態，之後思綺便只是握著那幾乎可以藏在掌中的黑殼手機發呆。她抬頭凝望為她遮蔭的小葉欖仁，仔細觀察小葉欖仁指印大小淚滴型的葉片，淺淺青翠繁盛地佈滿了眼簾。她喜歡小葉欖仁那帶有生命力翡翠般的碧幻色澤，更喜歡從小葉欖仁難以計數的葉縫中望向天空。樹冠像一張細密的網把她保護得很好，又給了她足夠的網孔允她窺看那歸屬高遠無際的一切。

在小葉欖仁的傘蓋下，思綺仰著頭，看見淺藍色天空中彷彿被揪扯出絲的鵝毛狀卷雲，孤高橫在天際，色調卻是柔和的，絹絲般的奶白色模糊了雲相確切的邊界，所有的顏色就像色鉛筆畫出來那般充滿童話色彩，不張揚地。

她很滿意今天天空的顏色。

她站起身，按了取消送出的指令，將手機塞回口袋，精神的大喊女兒的名字，對女兒說：「該回家囉！」

坐在鞦韆上綁著蜈蚣辮穿著粉紅蓬裙的小女孩三歲左右，縮起雙腿使勁往前讓自己盪得更高，女孩抓緊鞦韆的鍊條嘟起嘴說：「不要！」

「那再十分鐘哦！」

女孩沒有回答，恍若未聞繼續盪著。

交易尚未成立。

思綺又坐回她的長椅上，倚著扶手，以手支頤，顯得德懶。這樣的延長賽通常還要幾回合，得等到思綺下定決心一鼓作氣將女孩扛在肩上像扛著一袋米奮力跑出這個遊戲場方能作罷。

時限是五點半。思綺是家庭主婦，在丈夫下班返家前她必須回家做飯。

今天是星期五，每週P公司製作的布袋戲劇集發片的日子。思綺住的大樓樓下就有一間超商，她要提早五分鐘帶女兒回家，回家的時候順便到超商買一片布袋戲DVD，一片110元，她每週最重要的消費型娛樂。她喜歡從超商店員手中接過DVD的瞬間（簡直像在領獎），儘管往櫃台望一眼就能看到貼著劇集名稱的透明壓克力架上本週發行的DVD外觀，然而能親手觸摸那週週不同以鮮綠或寶藍、珊瑚紅、帝錦黃等華艷色澤為基底的方形包裝袋紙面，近距離窺看紙袋中間圓形透明膠紙底下印在DVD圓標上的本週主打人物，像這樣的片刻總讓她感到十分幸福，若圓標上的人物是她喜歡的角色那更是百倍的幸福。

片子發行的時間是下午五點，若遇到新劇集首販免費贈送限量海報的活動，思綺會提早到超商等，等待的時間令思綺覺得特別漫長。那一次，她左右觀望超商裡進進出出的人，又不放心時時瞟著掛在櫃台後方的時鐘，思索會不會有人和她一樣是在等著拿那限量兩張的海報？她瞪大眼睛把秒針、分針的移動看清楚，店員似乎也感受到她充滿壓迫感的眼光，分針和數字12對齊的瞬間就立即將整疊DVD擺上櫃台的壓克力架。思綺牽著女兒的手一個箭步衝向櫃台，發現在意這件事的人只有自己，不免覺得寂寞……

原來排在她身前正在櫃台結帳的先生只是買菸，排在身後的小姐好像打算寄東西，另一位超商店員放好

片子就向思綺身後那位小姐招手拿單子給她填。

像這樣的畫面並不陌生。

也有很多次，思綺遇過和她一樣來買片子的人，通常都是上了年紀的中年男子。思綺想，他們愛看布袋戲的理由大概和我不一樣。

遇過熱心的超商店員，是個阿桑，特別愛聊，拿片子給思綺的時候好奇的問思綺：「這是你要看的嗎？」

「對啊！」

「哦，很少聽到女生喜歡看布袋戲捏！」

其實網路上愛看布袋戲的女生很多喔！思綺本想這麼告訴阿桑，後來又覺得話題會沒完沒了，只是傻笑輕輕晃動手中的片子就走了。

在朋友或丈夫眼中，思綺就是個布袋戲迷，她的筆電桌面是布袋戲人物，冰箱貼的也是布袋戲海報，聽的mp3全部都是布袋戲角色的配樂，去KTV唱歌點的都是跟布袋戲有關的歌曲，最愛唱西卿的〈苦海女神龍〉。

婚前她曾在大學裡某個理科實驗室當研究助理，一次有個學妹經過看到她的筆電桌面，很好奇地問她：「學姊為什麼會想把布袋戲角色放在桌面啊？」

「因為很喜歡啊……」對思綺來說放布袋戲角色的桌布和其他人放電影海報或明星照片當桌布是差不多意思，她不曉得學妹為什麼會這麼問她。

「嗯……」學妹彎下身又仔細瞧了瞧思綺的電腦桌布。

那時思綺桌面放的是一個叫侑雲的角色。金色的長髮、抑鬱的眼神，俊秀白皙的面容、眉心一點晶碧寶鈿，書生般的髮髻上縛著飄羽銀冠，手中倒扣一把挽穗長劍，顯得出腰身的白衣灰袍，肩頭繫著一襲雪色披風，連鞋面上都綴著羽飾，是個充滿斯文氣質的劍客。而真正讓思綺喜歡他的原因是這個角色身上許多有口難言的苦楚，非常輕盈的形象卻背負著生命中締結關係的每個人各自不幸的沉重。

關於這個角色，思綺有太多可說。腦中翻騰繫乎此身的情感並不完全來自戲劇本身，更多是她想像的，她以為、認為可以從侑雲的眼眸中讀出的獨屬於觀戲者一廂情願直覺式的理解。因為這樣超乎常情的理解，思綺當時已編織出劇情中不曾交待關於侑雲的出生、家世、如何拜師、如何成長、如何突破自身劍術的極限、劇情中暫時失蹤之後的未來，包含侑雲可能真正在意的人到底是誰？那些在布袋戲劇集中出場角色只以某一段人生參與了劇情，其過往僅有幾個回憶片段或他人口述帶過的微妙剪接空白，成了思綺每天夜晚下班後獨對鍵盤敲打、推敲他人人生的樂趣。但或許不能簡單用「樂趣」兩個字來說，有時思綺為自己所想像關乎侑雲的悲慘身世傷心，她打了一段自覺傷心難忍的話便翻到單人床上流下不知情由的眼淚，而她的心確實痛著。

彼時她以為將視線停留桌布上的學妹（停留的時間比其他人要久）會問她關於這個角色的來歷、個性，問她為什麼喜歡他，但學妹只是帶著略顯為難的口吻對她說：「可是學姊，妳為什麼會喜歡一個木偶呢？它又不是真正的人。」

頃刻間，如同安徒生筆下《雪后》開頭所說的鏡子碎片，透過那鏡子的碎片，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會變得非常醜陋。思綺覺得那樣的碎片也飛到了自己的眼睛裡。思綺杵在筆電前，反覆咀嚼「木偶」兩個字，再看着自己設定的電腦桌布，佾雲的背後有幾道不自然霓虹燈彩般的弧形劍光，像是粗糙合成的靈異照片，而他的眼睛是木偶師傅畫上的，除了開眼、閉眼的操控線所給予的結合身體動作的套組變化，他根本不會有其他眼神。

思綺感覺很震驚，慌亂把桌布換成一幅雪地裡的風景。

凝視著那高解析度的攝影作品，靜謐的荒原，除了雪與松，別無他物的銀白世界，思綺覺得自己剛剛好像埋殺了一個人。

幸而那樣令人直指醜陋的碎片很快就脫離了她的眼睛。晚上她抱著筆電回家，又換了一張桌布，這次佾雲的背景是秋日的楓紅。少了誇張的劍光合成，佾雲低垂的眼簾仍是那麼哀傷滿身的，思綺看了他好久，覺得分外思念他，甚至忍不住伸出手指輕輕觸碰照片中佾雲的唇。

她很快縮回了手，她感覺到她的行為像是一種侵犯。

有很長一段時間，除了吃飯、工作、睡覺，思綺把生活中剩餘的時間都花在了網路上。她在網路上蒐集喜歡角色的資訊、圖片，也將那些曾經敲打編織的文字分享貼在相關論壇。找到那個專門張貼布袋戲衍生創作的論壇時，她非常開心，論壇同時提供互留私訊的功能，慢慢地，思綺也認識了不少同好，大多數都是女生。

每天思綺都會瀏覽有沒有新的文章，她也儘可能定期更新自己的文章。她期待有人回應自己，即使是隻

字片語都讓她很受鼓勵，偶爾看到一篇很長感想，她會反覆反覆地讀，甚至印出來留念。感想所提及關於思綺所寫的角色，其心態上的矛盾分析，總讓思綺悵然良久，她意識到不知不覺間她把自己成長過程中曾經感受到的傷痕以放大的方式投射在喜歡的角色身上，她期待別人喜歡自己詮釋的角色，其實是因為她渴望別人喜歡自己。面對親友她難以啟齒的煩惱透過文章中虛構的武俠情境，因為絕對的非真實，反而讓思綺能夠坦率說點什麼了。

思綺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了季子。

一個暱稱季子的小女孩在思綺貼的文章下面回覆：「感覺讀這個故事的時候心情很悲傷，故事裡每個人都很執著，卻什麼也抓不住，問題不在沒有愛，問題在於愛摧折了每個人所能承受的極限……」

思綺開始和季子通信，如果兩個人都在線上，就直接在線上聊。她們幾乎天天都聊，聊彼此正在進行二次創作的角色。季子也寫借雲，同一個布袋戲角色在她們兩人各自想像的世界裡有著不同的前段人生卻又交疊著相近的煩惱。後來她們聊到彼此真正的人生，除了布袋戲，她們都喜歡CLAMP的《東京巴比倫》、也喜歡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卡繆的《異鄉人》，季子只小她一歲，她們高中時都唸K女中，她們都學過鋼琴，她們都是長女……

像是核對著我輩族類的系譜，思綺和季子猶如運氣極佳的猜謎選手，快速辨識出彼此相類的特徵。

思綺覺得不可思議，季子不是一個全然陌生的人，她們曾在同一個場域中生活了這麼久，或許她曾走過季子教室的窗前，而季子就在窗邊讀書。思綺想像著各種她和季子可能擦肩而過的最近距離，包括排隊上廁

所的畫面，只是她想不出季子的臉。於是她問季子，願不願意出來見面？

季子在網路的私訊裡回她：「我們的生命中有太多巧合，見了面之後，會不會把我們的緣份用光啊？」

思綺怔愣好一會兒，不懂這是答應還是拒絕，又打了訊息過去：「不見面也沒關係的，其實我也還沒跟任何網友見過面呢！說起來怪緊張的。」

凡事都要思考清楚再把話說出口的季子，很快丟回一個訊息：「那我要當第一個！」還附上一個笑臉的符號。

思綺和季子的第一次見面約在高雄。季子當時在高雄唸研究所，在嘉義工作的思綺坐火車南下見她。在人來人往的前站出口，很奇怪地，思綺一眼就認出了季子，或許是因為季子動也不動站在那裡，就像一尊美麗的木偶吧！

那是春天，季子戴了一頂麻紗材質的米色英式遮陽帽，白色挖肩雪紡紗上衣搭配水藍色長褲，如瀑長髮，高挑纖瘦的身材像是漫畫裡的美型人物，唯獨手裡提的一只印有俏雲Q版圖片的紙袋顯得突兀，然而也唯有這個紙袋能讓她們毫無障礙確切認出彼此。

思綺怯怯走向季子，甚至沒有勇氣仔細去看季子的臉。相比於季子近乎完美的身材，她自己直統統的身材加上牛仔褲、運動鞋、印著猴子圖案的短T，簡直像個笨蛋，幸好身高平手呢（原來連身高都是一樣的）！思綺感覺到不安，甚至心跳加快了。季子本人有一種異質性的纖柔，挺直的背脊彷彿下了很大的決心才站到了這裡。綠燈亮起的剎那，季子牽起思綺的手，說了一聲：「好軟。」便拉著思綺往火車站對面的公車總站

走去。等公車的時候季子一直拉著思綺的手，直到思綺自覺手心出了汗，微微動了一下，兩人才各自意會了什麼而同時將手鬆開。

搭公車時，兩人並肩。季子拿下遮陽帽擱在膝上，思綺看見了季子靈動的雙眼下方為數略多的雀斑，這讓思綺稍感安心，彷彿她期待著季子的缺點。思綺不要太懸殊的相認，她不是要和季子比較，那樣的期待倒像是思綺擔怕自己將因毫無競爭力而被季子拋棄。

那一個下午，她們先是一起到歷史博物館看一個叫「掌中乾坤——高雄布袋戲春秋」的特展，季子似乎對早期的木偶沒什麼興趣，只在 P 公司提供展出的幾尊電視木偶前駐足。看完展，兩人買了飲料坐在愛河邊的石椅上一邊注視來來往往的人群，一邊聊著布袋戲最近的劇情，還有彼此近來想寫的文章，偶爾開一些低級的玩笑，說起來跟平常在網路上聊的沒什麼不同。忽然間兩個穿著 K 女中制服的高中生從思綺和季子眼前走過，思綺揣想著學妹在假日穿制服的原因，季子則轉頭對思綺說：「好羨慕妳哦！」

「羨慕什麼？」

「高中時就可以跑到離家這麼遠的地方讀書。」

「住校很辛苦耶！」

「不管怎麼樣，妳長大了啊！」季子笑了，接著說：「哪像我，別說國、高中，連大學和研究所都沒有離開過這個港邊呢！就像愛河上的這些遊艇不停在這條河來回移動，卻怎麼也離不開這條河。」

「那妳畢業以後會想在高雄找工作嗎？」

「這也太悲劇了。妳為什麼要這麼早問我這個問題？」

「哈哈，對不起啦！」

季子伸手撥掠耳際被風吹起的髮絲，重新將她的帽子戴好。

「妳看過《海上鋼琴師》嗎？是電影。」

思綺想了一下說：「好像沒有。」

「就是一個在船上出生的鋼琴師終其一生都沒有離開過那條船的故事。」

「終其一生」四個字透露了結局，思綺故意皺起眉頭對季子說：「妳爆雷了哦！」

這次換季子尷尬地道歉。

但那原不是她想說的話。季子憂傷的眉目令思綺緊張，一種被過分美好清澈的情感強烈吸引而不知所措的緊張。

「欸，我覺得即使是一條河也有很多不同風景。就像今天的見面，如果我們約在愛河。會不會一個人一直在上游等，另一個人一直在下游等，最終沒有見到面？」

「不會有人約得這麼不精確的，何況我們有手機啊！」季子果斷地回答：「會那樣約的人，一開始就希望見不到吧！」

細數起和季子要好的日子其實只有兩三年，見面的次數恐怕也不超過十次，只是每次見面都是好長好長的談話，長到思綺有時會想不起來究竟講了什麼。彼此的關係沒進沒退，也不是在戀愛，但有時又很像。有

一次，季子來嘉義找思綺，時值週末，就在思綺租屋的小套房過夜，思綺翻找一些自己收藏的布袋戲同人誌給季子看，那是一些思綺蠻喜歡的作者自費出的書，思綺口沫橫飛地介紹這些書籍的內容以及她喜歡的點。

季子忽然表情嚴肅的問她：「妳喜歡S的文章勝過我寫的吗？」

「當然不是啊！妳寫的文章有一種我不懂的哀愁，連被妳說很哀傷的我都沒辦法穿透過去的冰冷。我很喜歡這樣的妳啊……」

她們兩個人坐在巧拼地墊上，季子環抱著雙臂，把頭埋進臂彎，「對不起，問這種問題讓妳很為難吧？」

思綺當然也只能說：「不會。」

為了轉變這種氣氛，思綺又想到當日路過漫畫店新買的日本BL (Boys' Love) 廣播劇，其實她根本聽不懂日文，只是因為很多網友在討論，她就忍不住買了一片俗稱B版的盜版CD回來。喜歡同人誌的人不一定會喜歡BL，只是兩者喜好的人口會有所重疊。思綺和季子都有把喜歡的布袋戲角色配成一對的習慣，她們都喜歡不受性別限制的愛戀，所以偶爾也會接觸一些BL漫畫或廣播劇。思綺問季子想不想聽，懂一些日文的季子說：「我聽聽看。」

播出的過程季子起先翻譯了幾句，之後隔了好幾句她都沒說什麼，思綺也不在意。當收音機傳來兩個男主角開始哼哼哈哈歡愛的聲音，思綺還抱著搞笑的心情想對季子說：「兩個男聲優是怎麼在錄音室配這種讓人害羞的劇情啦？」

未及出口，季子冷不妨對思綺說：「可以關掉嗎？」臉色僵白的她神情裡帶著歉意。

「怎麼了嗎？」

「我覺得跟別人一起聽兩個男人做愛的聲音有點奇怪。」

「這麼說也是。」

思綺還記得那時聽季子說出「別人」這兩個字的時候心裡有一種特別異樣的刺痛，就像那些她為佾雲哀傷的夜晚胸口無比真實的痛覺，她想說這又沒什麼，妳也不是常常跟我開一些想要誰把誰推倒的玩笑嗎？可是，不是，不是這個刺痛了她。思綺意識到有什麼是可以發展的，但是季子先踩了煞車。

也是遇到了季子，她才知道自己並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聰慧敏感。

對於季子，她採取的許多行動，都是有欠考慮的。

然後季子就去洗澡了，隔天季子對思綺說她因為認床睡不好，想早點回高雄休息，思綺感覺有些敗興送季子去坐火車，離別前季子想到了什麼吞吞吐吐對思綺說：「其實我覺得買盜版CD是不道德的。」思綺難堪的低下頭，如果要辯解說她覺得日文原版動輒上千塊的價格實在太貴，已經在工作的她實在沒資格說這種話，如果說她覺得這個CD不值那個錢（因為她根本不懂日文），她相信季子會更生氣。燦爛揮手，微笑道別後，兩個人有好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再約下一次的見面。

在那段心中情感彷彿忽然被誰降溫的日子裡，兩人在網路上的言語也都鑽得太深變成爭執，猜謎的好運彷彿被用罄，對話裡挑出來的盡是差異。思綺常常提早關掉電腦，強迫自己躺到床上睡覺。她時常夢見佾雲，她正寫著的關於佾雲的衍生故事還沒寫完，剩最後一章，她在這一章裡讓佾雲陷入陰暗衰敗的困挫，自毀又

自憐，她決定要讓自覺沒有心的俏雲去試著愛一個人，儘管那是一個讓俏雲痛苦萬分的人，也是最了解俏雲的人。

她有時夢見俏雲漫無目的追逐著什麼又突然跌倒，臉上滿是汙泥，好像誰都不在，沒有人能救他，而俏雲的視角正是她自己的視角。

有一天晚上，她夢見自己變成了一個男人，她把季子抱在懷裡，不停吻她，現實中沒有任何性經驗的自己在夢中毫無障礙的意識到自己進入了季子的身體，像她熟悉的那些BL漫畫裡的H場面，她感覺有什麼劇烈的情感從內裡噴發出來，經過夢中虛擬的陰莖進入了季子體內，她感覺到她們彼此相愛。

醒過來的時候，她清楚意識到這是性慾。

思綺唸大學時，班上分別有一個男同學和一個女同學不約而同各自對思綺出櫃。思綺都問過他們同一個問題：「你（妳）什麼時候開始知道自己是同志的？」他們的答案出乎思綺意料的早，都在國中時期就已確定。那個青春正萌發，身體性徵發育中的階段，他們都意識到自己感興趣的對象是同性。

但是思綺不是這樣，思綺國中的時候沒暗戀過任何人，她只立志要當科學家，她看偉人傳記，想要發明點什麼拯救全世界。唸K女時，她暗戀過一個長相俊俏的儀隊學姊，在她心中，那個學姊就像個理想中的半男性，漫畫《凡爾賽玫瑰》裡的男裝麗人奧斯卡，她不曾慾望學姊頸部以下的身體。有一天她在保健室巧遇學姊，看見學姊臉色蒼白拿著保溫袋敷著下腹部，她嚇了一跳，原來學姊也有生理期，這不是明擺的事實嗎？因為學姊是女生啊！如果她喜歡女生，為什麼那一瞬間她感到失落呢？唉！她連學姊在校慶時咬著吸管噁可

樂都莫名的失落，或許是因為凡爾賽宮沒有可樂。

如此劇烈想要獲得一個人、摻雜貪愛痴怨渴求某種形而上的絕對結合，是在遇見季子之後。那時思綺已經二十五歲還沒交過任何男朋友。

幾個月後，她在台北場的冬季同人誌展遇見季子。那次同人誌展的場地是N大的體育館，季子喜孜孜站在攤位後面費力吆喝販賣自己的作品。那是思綺沒看過的季子，有點過分的活潑和漫不經心，季子身旁還有一個身材嬌小、面貌清秀，削著男生頭眼神十分銳利的女生幫忙對路過攤位的同好介紹季子的作品。

季子拉過那女孩的手對思綺介紹說：「非幻，這就是幫我的書畫插畫的花寒鴉，她很可愛吧？」

會場忙亂，季子無暇照顧思綺。思綺買了季子的書，一個人走到體育館二樓的看台遠遠看著季子和花寒鴉的背影。在塞滿五顏六色人群的體育館內，思綺看著季子和花寒鴉的頭一下子靠近，一下子又分開。

活動結束後，季子說要一起吃飯，花寒鴉顯然沒打算對思綺搭話，季子似乎也不覺得這麼安靜有什麼不對，

她們三個人坐在一起，卻沒話可講。花寒鴉顯然沒打算對思綺搭話，季子似乎也不覺得這麼安靜有什麼不對，季子不停翻看自己的提袋，然後說：「我們來交換今天買的本看好了。」

於是三個人把袋子裡的書都拿出來放到了桌上，一人抽走一本低著頭看。思綺翻了幾頁，什麼也看不進去，那些明明很好笑的四格漫畫都變得不好笑了，只覺得自己大老遠從嘉義坐車跑來看季子，想為擺攤的她加油打氣，卻落得像局外人一般，依這樣的氛圍她相信在上火車前，她都不會有機會和季子單獨談話。

她站起身對季子謊報她買的火車票時間，她把時間說得更早，好早點離開。季子送思綺到簡餐店門口，

問她知不知道怎麼從這裡到火車站？

思綺語氣有些急躁的說：「我不就是坐捷運過來的嗎？」她反問季子：「妳今天有地方住嗎？」

季子點點頭：「我住寒鴉她家。」

思綺忍受著嫉妒將雙手插在褲口袋裡對季子說再見，隔著那一片玻璃門，她想像她離開之後，季子和寒鴉或許會把桌上的本都收起來盡情聊天，也想像季子在花寒鴉家那可能展現的（如同在思綺家）抑鬱慵懶的模樣、以及她們兩個人睡同一張床的可能。

三十五歲的思綺回想起二十五歲那時自己為了一點小事生氣的模样，覺得有幾分懊悔卻也無可奈何。那時，她很難分清她對季子的獨佔慾究竟是友情還是愛情？她們對坐桌子的兩角時，思綺偷偷抬頭窺看那正低頭看本的季子，看見她淡紫色V型領口約略露出的乳溝，好像就有什麼東西不對了，跟夢裡不一樣了。

思綺忽然意識到自己追逐的情感從來都沒有真正的身體，如同學妹口中的「木偶」。

小時候別的女孩都是抱著絨毛娃娃睡覺，唯獨她抱著爺爺在城隍爺生日時自廟會買回的電視木偶。黑色尼龍絲作成的頭髮，梳著文生髮髻，白漆塗抹的臉，塑膠空心的頭，薄唇和雙頰都漆著淡淡的粉紅，那是一個模仿史豔文造型的塑膠布袋戲偶。

她每天晚上睡覺前都會把手伸進戲偶的衣服裡操演，像野台的口白師傅一個人操演兩種聲音對話，戲偶會問思綺心事，思綺就會告訴戲偶她的煩惱。她煩惱父親的病到底會不會好？她煩惱校際合唱比賽如果表現不好該怎麼辦？儘管從現代製偶技術進步的程度來看那絕不能算是俊美的偶，但是在思綺的記憶裡，她為那

尊偶深深的癡迷。兒時一次搬家，不知什麼緣故失落了，找了好幾天都找不到，思綺感到十分懊惱，她難過她甚至不曾為那尊戲偶取一個真正的名字。但到底後來她如何遺忘這份失落的痛苦，她也想不起來了，她以為的傷痛從來沒有她想像的深。

她懷疑戲偶是被母親丟掉了。搬家前，她基於一種莫名的衝動，將戲偶頭上纏綁的髮髻剪開，手指頭沾水將被膠水死黏的部份一縷一縷用力扳開，讓戲偶披頭散髮。她覺得這樣的戲偶很迷人，有一些傷心的樣子，受欺負的樣子。

母親看到那披頭散髮的戲偶時，曾經很疑惑的問：「哎呀，是不是壞掉了？」當下思綺不敢回答，她不敢說是自己故意弄的。母親也沒追問，就走了過去。

那時候是快要唸國中了吧？思綺雖然不曾暗戀過誰，卻不是從來沒有過性慾的。回頭想來，少女時期她曾在野台布袋戲表演時看見戲臺上演出惡霸強搶民女的劇碼。為了要表現民女被惡霸「欺負了」，操偶師會把女偶帶下又換一尊臉蛋相同但是穿白色衣衫的女偶上來，有別於金光戲常見加厚墊肩綴滿亮片的外衣，那過分樸實的白衣，其實也就只是一件白色衣服而已，讓思綺看了十分臉紅。即使毫無裸露，她仍意識到一些她不知該如何指稱、定義的羞恥感。

思綺從小到大都很愛看布袋戲，如果告訴別人這些布袋戲曾給她的感受，恐怕會被人鄙視或怒罵「別用你那猥瑣的內心污辱台灣國粹」，大概會招致這樣的評語吧！

即使是對季子，她也不曾告訴過她這些再真實不過的回憶。她推開簡餐店那道玻璃門的時候，似乎她和

季子的可能也劃下了句點。她們仍是好朋友，但是思綺告訴自己季子不是戀愛的對象，只有2D的世界才是永恆的。她依舊喜歡看布袋戲，在俏雲之後，又喜歡了好幾個不同的角色，只是她喜歡的角色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非常的孤獨。

那些角色都擁有一個可以理解他們的好友或者結拜兄弟、甚至是今生最該提防的敵人。獨獨這麼一個人可以理解他們，但他們還是非常孤獨，因為在這漂泊江湖中，總會碰到幾個道德兩難的選擇題，也總會有那麼幾次遭逢不明所以的背叛。最終那些外表看來堅實的友誼，口白大師投入感情一聲聲「好友、好友」親暱的呼喚，都改變不了有人要離開，有人要死去，而有人要留著恨，這些必然要缺陷的過程。

思綺恆常在夜裡獨自觀看布袋戲，有了YOUTUBE之後，她更能反覆看那些特別令她動容的剪輯片段，於是她喜歡的角色在YOUTUBE的視窗裡重複的死去，或者重複的凝望他最在乎的兄弟躺在自己懷裡嘆氣，那樣的場面總是少不了鮮血跟眼淚。

後來透過朋友介紹，她認識了現在的老公，他們一起看布袋戲。思綺難過看著自己喜歡的兩個角色從好友走到決裂，她將DVD倒回去，重看了好幾遍，彷彿以為能找到什麼蛛絲馬跡，沙發上另一個陪她看戲的男人卻早已陷入深深的睡眠。

男人醒來抱怨：「還是小時候的布袋戲好看，既鬥智又談諧，動作也比較靈活，現在的木偶實在是做得太大隻了。」

又一次，男人抱怨：「木偶的眼睛還是用畫的耐看，現在裝這個像洋娃娃一樣的眼珠雖然逼真，但是讓

我覺得毛毛的。」

完全沒有在討論劇情。

如此幾次，思綺決定還是自己看布袋戲就好。然而她和這個男人其他方面都很合契，最後也還是結了婚。

結婚之前她通知了季子，她們約在介於嘉義和高雄之間的台南火車站，彼此坐車的時間公平。她們在後站出口碰頭，這次季子沒有精心打扮，跟思綺一樣，一身短T長褲。

兩人在熱天裡沿著綠蔭走了很長一段路，到長榮路巷子裡的一家咖啡館喝茶。飲料送上來的時候，思綺說她打算結婚，問季子要不要來參加她的訂婚宴？季子說她當然會到。

不知怎麼了，季子那次喝冰奶茶喝得特別急，恍若為了蓄積足夠的水分。季子雙手緊握著只餘奶沫的玻璃杯對思綺說：「嫁了人會有很多辛苦的事，妳以後要好好照顧自己……」說到一半就開始哽咽，眼眶紅了半圈大哭起來，引起咖啡店裡其他客人的側目。

隔著那張小桌子，思綺慌張伸過手去握住了季子的手，反覆揉著季子的手心像是一種哀求，認識這麼久，這還是她第一次看見季子哭。思綺開玩笑說：「說不定哪天我還要帶著小孩去投靠妳呢！」

「那當然可以啊！」季子勉力止住了哭，滿臉淚痕的，思綺只能從包包裡拿出整包面紙遞給她。

訂婚宴在思綺的老家潮州舉行，那天季子沒有來，往後思綺打給季子的每一通電話她都沒有接，送簡訊亦然。思綺打了一次又一次的電話，她都懷疑自己是騷擾狂了，然而她最怕的是季子出事。電話始終能通，簡訊也能送出，就是沒有人回。

有一天，思綺在送給季子的簡訊裡這麼寫著：「如果你討厭我了，請告訴我。」

隔了許久，季子回覆了一封久違的簡訊：「心中有事待解。」

思綺又送訊息問她：「要不要和我談談？」

季子也沒再回覆了，季子從網路上徹底的消失，她刪除了帳號和尚未列入精華區的文章，只留下還能讓思綺撥通、送簡訊的手機號碼。

思綺送簡訊告訴季子她會等她，她想到什麼就送簡訊給季子，因為一再地沒有回音，她也降低了送簡訊的頻率，到最後變成一年一次，季子生日的那一天。

這世界上確實沒有什麼永恆的事？

思綺對網路上另一位後來在論壇上認識的朋友湘湘說起這件事，略去夢境的刪節版。

湘湘說：「或許對妳那個朋友而言，妳的結婚就是一種選擇。無論如何，她不再是妳心中的第一位，妳有了孩子之後，她會排得更後面。」

湘湘中肯的推論讓思綺明白了一些事情，她意識到自己長期以來偶爾發送的簡訊或許對季子來說是相當苦痛的騷擾，像是有人下定了決心要往前走卻不停被人拉扯衣角。

她曾經氣憤季子的決絕，難道季子就一點都沒有擔心過我。經歷了這幾年婚後的歲月，思綺確實被歲月磨蝕得五感俱鈍。她不再能夢見侑雲或者把自己想像成布袋戲中的哪個人物，她的身體變得太具體，她無法再假裝自己是別人，有另一套的人生，她無法附著在她喜歡的角色身上盡情流淚，呼喊那些無法挽回的每一

件事。

她生女兒之後的幾天，婆婆、大姨、母親就圍在她的身旁看她怎麼餵奶，房間的門從來沒人去鎖上，作為母親這個族類的前輩們紛紛走進走出，對她進行技術指導，幫忙調整餵奶的姿勢。她們笑咪咪地盯著小嬰兒的嘴如何吸吮，吸得太久了，她們又擔心的問思綺：「妳到底有沒有奶流出來？她是不是都乾吸所以喝不飽？」

那些問題，思綺都答不出來。在即使是哪個不熟的遠親大嬸撞見她餵奶她也不會驚慌之後，她知道有什麼她想守護的東西破裂了。

她得到了塵世的圓融，失卻了心靈的寶劍。

慌亂的育兒歲月，一眨眼，曾經熟悉的論壇已全是思綺不認識洋溢著青春氣息的年輕作者。幾個跟思綺當年在論壇結識的朋友也都陸續因為走入婚姻或者工作忙碌，或者轉看韓劇、日劇、美國影集，退出了看布袋戲的行列。

只有思綺就是放不下，仍守著或許以她這個年紀不該投入那麼多心力的某些無以名狀的東西。

有時拿到的免費海報攤開後裡面沒有她喜歡的人，有時DVD播放了兩個小時，那些企圖讓觀眾笑、讓觀眾流淚、讓觀眾覺得武戲很精彩等充滿企圖心的劇情竟都不能使思綺感到激動。為了一段動人的對白而在電視機前面打滾的日子彷彿一去不返，思綺低迷的像是一頭失去性慾的野獸。她感覺心靈空虛，滴不出半滴眼淚。

最近，已經連續好幾個禮拜，思綺覺得自己無法被劇情振奮起來，儘管一個禮拜後她又會重新滿懷期待

的跑去買片。

一如預計，在五點二十五分的時候，思綺一把抓起女兒，將她扛出遊戲場。一離開那個場域，女兒便忘記了遊戲場的事，而是興奮的跟她一起走進超商。思綺讓女兒選一包零食，兩人一起手拉著手快樂地走到櫃台前說要買片子。

思綺整個晚上都充滿期待的，快樂地收衣服、摺衣服、煮晚餐、和丈夫女兒一同用餐、洗碗、烘碗、擦桌子、幫女兒洗澡、說故事給女兒聽、和女兒一起辦家家酒、陪女兒睡覺。等女兒睡著後，她躡手躡腳偷偷爬起來看片子。

最近倒楣的運氣如同始終抽不中的樂透一般，又是讓她無言的兩集。

思綺從播放器退出片子，將DVD收進紙袋放進一個蒐集盒裡，例行的程序。她走進臥室叫醒沉睡的老公對老公抱怨最近都無法入戲。

丈夫揉揉惺忪睡眼，打著哈欠，和思綺雞同鴨講：「什麼？好看嗎？」

思綺費力的解釋整個看戲的過程，期間又叫醒再度昏睡的老公好幾次，她下了結論說：「好像不是劇情
的問題，是我發生了問題。」

丈夫最終聽懂思綺的問題，摸摸思綺的頭說：「看戲本來就只是消遣而已啊！誰像妳看戲這麼認真啊！」
思綺點點頭，或許這樣才是正常的，那畢竟是戲。

湘湘曾經問思綺：「妳那時候為什麼會選擇和現在的丈夫結婚啊？聽妳講回憶的時候，怎麼想都覺得妳對那個朋友比較像愛情耶！」

思綺想了很久，這麼告訴湘湘：「大概是因為那個人不管睡得多沉，被我叫醒都沒有生氣吧！他身上有一種2D人物才有的可靠感。或許我只是喜歡瘋狂的故事，但實際上卻是非常膽小的人吧！最終我還是受不了必須揣測對方心意的關係，那樣的關係實在是太疲憊了。」

有許多事，發生先於理由。對湘湘所說的恐怕也只是思綺這幾年來在不停重組重記的回憶裡刻意爬梳出來的理路，她的理由逐年精練，像是濃縮所有畫面之後得到的合成構圖，無論概念上如何相通，都早已偏離事實的原貌。她需要一個朋友聽她說說季子的事，想聽聽不認識季子的人告訴她季子是怎麼想的？季子的離開也沒有留下任何理由，思綺甚至不能確定那是否跟自己有關？也許她只是單純被季子從人生裡刪除了。

「嘿！在我看來，妳又想要一個揪心的女朋友，又要一個安全的老公，這種類型就是希望大享齊人之福的類型啦！」湘湘下了這個結論。

在那場和湘湘的對話之後，思綺猶豫了許久終究刪除了季子的手機號碼（她甚至沒有背起季子的電話）。不再會因為一時的軟弱動搖去撩撥季子的世界，讓思綺安心許多。

她仍打那些沒有輸入收訊者的簡訊，打了又刪除。

最近她因為常常抱小孩，雙臂長出了結實的肌肉，只是小腹仍像帶顆躲避球沒生出來一樣。她每天在公園扭腰、跳繩，期待下一個週五發片日。

錢映真

個人簡歷

1977年生。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物理研究所碩士。曾任高中地球科學專任教師十一年，現為家庭主婦。隨身的包包裡習慣放一本想讀的書像依賴毯。文學資歷空白，但確實在人生潛移的零落狹縫中，斷續寫著，如一小塊、一小塊剝落入海的孤冰消融於網路的時間軸或傷損的硬碟空間。

得獎感言

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在懷疑自己是否具有寫作的資格，時常衡量腦海中構思的故事被寫出的必要性，縱使寫了又遮遮掩掩，想拿給人看又怕不被理解。一方面因缺乏自信而徬徨，一方面又覺得儘管身處資訊流通、影像拍攝如此便利的時代，仍有些許存乎於感受、記憶之間的音聲、情感、形貌若不是透過文字寫下就會徹底失落。感謝評審給我的肯定，能夠得到這個獎對我來說真的是很大的鼓勵。感謝家人對我的支持，感謝在寫作這條路上曾鼓舞過我的好友們。謝謝你們，我會繼續努力。



〈幻身〉評語 李維菁

〈幻身〉這篇小說以布袋戲與扮裝文化作為貫穿作品的切入點，貧乏平庸的現實與投注所有情感的虛幻世界的對照，同性情欲與婚姻家庭的交錯，階級認同與試圖穿越邊界的渴望，作者以極為細膩豐富的手法，推展開來一個豐美又哀傷的世界。

在通俗文學中以扮裝題材寫作者不少，但多停留在表層的描寫，〈幻身〉作者卻能把這個題材寫得深刻，伴隨女性成長面臨的自我追尋的歷程，揉捏整塑，並將雙性、無性的情感細緻處呈現出來，而非單純落入情欲掙扎的制式思考，好幾個轉變處寫得動人哀愁。女人那份試圖在現實早就架構好的生活體制中，試圖找一處縫隙，讓流轉的身心得到一個可安歇可悅美之處的渴望，作者成功地寫得深情卻不耽溺。